

法家反儒斗争故事新编

秦始皇·曹操

江励夫 黄流沙 陆一帆

V3B 63/14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法家反儒斗争故事新编

秦 始 皇 · 曹 操

江 励 夫 黄 流 沙 陆 一 帆

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秦 始 皇 · 曹 操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1月第1版 197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11·1007 定价 0.15元

目 录

秦始皇的故事 江励夫 黄流沙 (1)

曹操锄豪强反分裂 陆一帆 (39)

秦始皇的故事

江励夫 黄流沙

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出色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。二千多年前，秦始皇在位期间，坚决地执行法家路线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，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，为建立和维护中国的统一，促进历史的进步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下面，我们就讲讲秦始皇反复辟的几个故事。

铲除吕不韦

话说战国末期，韩国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有个大奴隶主兼大商人吕不韦，原是卫国濮阳（今河南濮阳）人，为人阴险狡猾，善于钻营；他往来各国，贱买贵卖，囤积居奇，专做投机生意，不上几年，便成了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富豪。

商业投机虽然给吕不韦带来了大量财富，但是他还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炙手可热的权力。眼看奴隶

制日薄西山，奄奄一息，他感到一种日暮途穷的悲哀。没落的预感，复辟的愿望，强烈的权力野心，使他决意进行更大的冒险。于是他跑到赵国的首都邯郸，四出活动，寻找机会，以便从商业投机转向政治投机，企图有朝一日攫取权力，恢复奴隶主贵族失去了的天堂。

一天，吕不韦在街上看见了流落在赵国做“人质”（当时诸侯取信于别国的抵押品）的秦国公子异人。异人那一副穷途落魄的模样，立刻引起了吕不韦的注意。经过交谈和了解，吕不韦凭着他那投机商特有的敏感和嗅觉，马上认定这异人是个宝贝，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权势和无限财富，于是决定往他身上下赌注，猎取政治资本。

吕不韦兴冲冲地回到家里，正碰着他老爹为着奴隶逃亡的事大发脾气，大骂什么“今不如昔”，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，便连忙上前劝道：“爹，我看你还是少呕气，多想些事吧！眼下礼崩乐坏，周天子早给秦人撵到乡下孵豆芽去了。古语有道，‘乱莫大于无天子’，这世道是越来越不象话啦！咱们得及早打定个主意才是。咱们是有身家、有体面的人家，总不能象那些锱铢计较的下愚小人啊！你看他们终年辛辛苦苦去种地，到头来能得到多少好处呢？”

老奴隶主喘着粗气，鄙屑地答道：“哼，顶多不过

获利十倍!”

吕不韦接着说：“是啊！且不说种田的，就算是做珠宝投机买卖，最多又能获利几倍呢？”

“嘿嘿，那就不同了！”老奴隶主咂咂嘴，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要是顺手，可以获利百倍哩！”

吕不韦阴险地笑道：“我看顶多也不会超过这数目。可是，如果扶立一个人做国君，那么，爹，您说可以获利多少倍呢？”

“嗬，那可就数不清啦！”老奴隶主霍地站起来，眨着贪婪的眼睛。“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买卖啊！”

“可不是吗！”吕不韦兴奋得跳起来嚷道，“爹，告诉您，如今机会来啦！今天我见到了秦国公子异人，和他交上了朋友。这可真是一件活宝，‘奇货可居’啊！咱们就在这个人身上打主意吧！他现在处境很狼狈，咱们不妨出高价把他买过来，将来把他弄回秦国当国君，那就可以收回无数倍的利润，整个秦国、甚至整个天下都是咱们的囊中物喽！到那时，咱们就可以实行孔夫子的圣训，恢复周礼，奴隶们就再也不敢捣乱啦！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！”老奴隶主大喜如狂，兴高采烈地拍拍儿子的肩膀，阴沉的脸上露出狡狴的狞笑。“你这个精灵鬼，可真比老子还要有出息！我敢打赌，你这个宝可押个正着啦！”

“是吗？哈哈！……咱们就动手干！”

当晚，父子俩就象喝醉了酒的赌徒似的，叽哩咕噜的扯了一宿，商定了计策。

第二天，吕不韦带了大批礼物，登门拜访异人，单刀直入地对他说：

“公子现在处境窘迫，门庭冷落，缺车少马，前途茫茫。要是公子愿意，鄙人可以助一臂之力，光大您的门户！”

异人耸耸肩，苦笑道：“老兄，我看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户吧！”

吕不韦眨眨眼睛，诡秘地说：“公子不知道，我的门户要等您的门户光大后才能光大哩！”

异人听出这话里有话，便引吕不韦进入密室里，关起门来细谈。

当下吕不韦说：“公子，我是为了您的切身利益和前途才来拜候的。你祖父昭王年事已高，你父亲安国君早晚就要继承王位。据说他现在最宠爱华阳夫人，华阳夫人却没有孩子；将来你父亲登了王位，立谁做太子，这可是个大问题呀！公子不是长子，上上下下有二十多位兄弟，他们都在国内，公子却长期流落在外面，一旦您父亲即位，您就别指望同其他公子争夺太子的位置了。那真是大大的可惜呀！”

一席话打动了异人的心。他茫然若有所失地说：

“你说的何尝不是，不过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！”

吕不韦说：“现在筹划，看来还为时未晚。那个没有儿子的华阳夫人如今最得宠，只有她最能影响你父亲决定立谁当太子。这样，您就必须请求华阳夫人帮您的忙，而她恐怕也会很需要您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吕不韦向异人附耳低声摆了一些情况，出了一些点子。异人听了大喜过望。接着，二人又商议了一阵，最后达成一桩政治交易：吕不韦答应设法勾结华阳夫人，争取立异人为太子；异人也许诺事成之后与吕不韦同掌大权，共享荣华富贵。

于是，吕不韦这个投机商，利用雄厚的财势和耍弄赌徒的手腕，展开了一连串的活动。他百般笼络和讨好异人，把五百金送给异人作为应酬经费，添置车马衣服，结交游士宾客，扩大名声影响；另外用五百金买了许多珍奇玩好，亲自带到秦国首都咸阳，通过华阳夫人的姊姊，献上全部珍贵礼物，并且把异人吹捧得天花乱坠，说他贤名通四海，交游遍天下，还说异人常对人讲：“我以华阳夫人为天，心里只有华阳夫人和父亲，夜里常常为思念父亲和华阳夫人而暗自流泪……”吕不韦说得象煞有介事，果然博得了华阳夫人的欢心，为异人拉上了关系。之后，吕不韦又进一步对华阳夫人说：

“我听说，凡是靠年青美貌去取得君王宠爱的，

将来年老色衰，这种宠爱就会逐渐淡薄以至消失。夫人现在受到安国君的宠爱，但是没有儿子；要是不利用现在得宠的机会，趁早挑选一个孝贤的公子结为心腹，推荐他为王位继承人，那么将来你年老时便没有依靠啦！如今异人十分孝贤，对夫人非常敬爱，夫人要是设法帮助他成为王位继承人，那么夫人原来‘无子’便变成‘有子’，异人‘无国’便变成‘有国’，将来继位为王，夫人就依旧有着靠山，一辈子不会失势。这就是所谓‘说一句话而取万世之利’的事，希望夫人当机立断，抓紧时机……”

华阳夫人是秦国贵族奴隶主的一个代表人物，当时正苦于没有儿子立为嫡嗣，担心将来失宠和失去特权；吕不韦这么一说，正说中了她的心事，她觉得听从吕不韦的话有利可图，便欣然同意，和吕不韦达成一项暗盘政治交易。不久，她就找了个机会，怂恿安国君立异人为嫡嗣。安国君满口答应，还赏赐了大批财物给异人，同时任命吕不韦做异人的师傅。这么一来，异人的处境就大大改善了，名声也一天天大起来。吕不韦又在邯郸挑选了个有钱有势的豪家女子和异人成亲，这个女人就是赵姬。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为政——这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始皇。

公元前二五七年，秦昭王发兵攻打邯郸，秦、赵两国关系紧张，赵国打算杀死异人。吕不韦花了六百

金买通了守城官吏，和异人一起逃回秦国。到了咸阳，吕不韦教异人穿上楚国的服装去晋见华阳夫人；华阳夫人原是楚国人，见了异人穿着楚服，很是欢喜，就给异人改名为子楚，关系越来越亲密。后来昭王死了，安国君继位为孝文王，华阳夫人成了王后，子楚就被立为太子，他随后就把赵姬母子从赵国接回来。一年后，孝文王死了，子楚继位为庄襄王，吕不韦就当上了丞相，并被封为文信侯，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。三年后，庄襄王死，十三岁的太子嬴政登上王位，吕不韦就以秦王政的“父亲”自居，号称“仲父”。这个阴险狡猾的大工商奴隶主，就这样勾结了秦国内部的贵族奴隶主势力，用“钻心”战术钻进了秦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统治机构，实际上掌握了秦国的政权。

吕不韦上台后，权势烜赫，炙手可热；家里有成万奴隶，门下有食客三千。他趁着秦王政年幼，独揽大权，疯狂地推行了一条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。在政治上，他拾起了孔老二的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的破旗，把灭亡了十一年的卫国恢复起来，把卫国国君的后裔卫元君送到野王（今河南沁阳县）地方，让他恢复奴隶制统治。他还把阳人之地送给被推翻了的奴隶主周天子，“奉其祭祀”，延续奴隶制的香火。在经济上，他一反秦国传统的“强本弱末”、“重农抑商”的法家政策，胡说什么农业生产不是本，只有“孝”与

“贤”才是立国之“本”。除了自己经营大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以牟取暴利之外，还大力扶植以乌氏倮为首的工商奴隶主集团，破坏农业经济。在组织上，他网罗党羽，拉拢和收买了一个叫嫪毐（lào ǎi 音涝矮）的门客，让他假冒宦官，混进了秦国的宫廷，获得了秦王政母亲秦太后的宠爱，被封为长信侯，取得了山阳（今河南修武县一带）和河西（今陕西南部）、太原（今山西中部）两郡等大块封地，拥有几千个奴隶，一千多个门客。这家伙在宫廷里荒淫无度，花天酒地，声色犬马，穷奢极侈，宫殿、园林、车马、衣服、打猎等排场阔绰无比，疯狂地挥霍纵欲，胡作非为。吕、嫪两人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形成了一个反动复辟集团，共同控制了秦国的国政。他们的党羽遍布朝野，权倾公卿，连王室的侍卫队长“卫尉”，掌治京师的“内史”和掌管打猎的“佐弋”等官员，都是嫪毐的心腹死党。在思想文化上，吕不韦崇尚孔学，称颂孔老二为“圣人”，在秦王政二十岁那年，封孔老二的后代孔鲋为鲁国“文通君”，称为少傅，还从三晋搜罗了大批反动儒生，大造复辟舆论。

公元前二三九年的一天，吕不韦令人在国都咸阳城门口公布了一部叫做《吕氏春秋》的书简，旁边挂了一道告示说：谁能将这部书修改一个字，赏赐千金。当下哄动全城，万人争看，议论纷纷。奴隶主贵族赞

赏和恭维这部书，吹捧它是可以和孔老二的《春秋》媲美的“不朽杰作”；法家人物和有识之士却认为它是狗屁文章，对它嗤之以鼻。不过，大家慑于吕不韦的权势，谁也没有去碰它一碰，改动它一个字，以免得罪了丞相大人，白白丢掉脑袋。吕不韦这样大肆张扬，挂出“一字千金”的悬赏，无非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价，壮大自己的声势，借以捞取政治资本罢了。

正当吕不韦洋洋自得、不可一世的时候，他那《吕氏春秋》被送到秦王政那里。在王宫的书斋里，秦王政不止一次地认真翻阅这部书。

这时候，秦王政已经二十一岁。他从小勤奋读书，留心国家大事，欣赏法家人物，讨厌儒家思想，熟悉各国历史，了解天下形势，立志要扫平海内，统一中国。按照秦国的规例，明年他满二十二岁，就要亲理政务。这些年来，吕不韦和嫪毐窃取大权，专横跋扈，为非作歹，秦王政已多少听到了一些风声，看到了一些迹象；现在不迟不早，在他即将亲政的时候，吕不韦抛出了《吕氏春秋》这部书，这就不能不格外引起他的深思和警惕。

秦王政首先注意到书名《春秋》两个字。《春秋》原是国家记载历史的书名，是往往用来教育太子的。吕不韦搞的这部书为什么也叫做《春秋》呢？秦王政心想，这不分明是要用这部书来教训自己吗？

想到这，秦王政翻开《吕氏春秋》开头的《序意篇》。只见文章一开始便引用古代传说中黄帝教训儿子颛顼的话，下面还有齐桓公请教管仲的一句话：“愿仲父多多教诲寡人……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！”秦王政心里立即明白了，怒气不禁直往上冲，想道：“这不是吕不韦想凭‘仲父’身份，用这部书来逼我就范，永远听他摆布么？”

秦王政忍住怒火，继续往下翻。只见书中谬论连篇，什么“前代的圣王，凡是实行分封制的就福分长、名声好”呀，什么“治理国家，首先要正名分”呀，什么“现在世道越来越糟，是因为周天子和周礼废绝了”呀，等等，全是孔老二儒家那套陈腐的货色。书中也假惺惺地讲了几句法家的话，但是接着就恶狠狠地大骂商鞅、吴起等法家人物是“忘义趋利”的“小人”，所以不得好死；鼓吹治理天下要用儒家的“德”和“义”，不能用法家那套办法。书中还鼓吹“禅让”，提倡什么“无为而治”、“君道无知无为”等道家主张……。秦王政越看越气愤，忍不住站起身来，紧握拳头，在心里骂道：“呸！这不分明是要我做一個不读书、不理事、光知吃饭睡觉的傀儡，乖乖地自动把大权交出来，让他吕某人独揽吗？真是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！”

很明显，这部书打着“杂家”的招牌，以折衷主义的手法贩卖儒家的黑货，这同他秦王政的思想、政

见、作风，同秦国传统的法家路线都是背道而驰、针锋相对的。从这部书，秦王政又联想到吕、嫪这伙人，他们不但占有大块地盘，还结有大批党羽，养着大批门客，拥有大量奴隶；如今又赶在他亲政前，明目张胆地提出了一个倒退、复古的政治纲领，妄图要挟他秦王政按《吕氏春秋》行事，以维持吕、嫪一伙的既得权势。这对新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和兼并统一政策都是个严重的威胁。秦王政明确认识到：《吕氏春秋》这部书的出笼是一个信号，是一个挑战。要兼并六国，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，不首先铲除国内搞分裂割据的敌对政治势力，是决不可能实现的。看来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，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公元前二三八年四月，秦王政二十二岁了，按照秦国制度，要前往二百多里外的旧都雍城拜祭祖宗，举行“冠礼”，然后亲自主持国政。吕不韦和嫪毐深知秦王政决不甘心做一个“清静”“无为”的君主，眼看手里掌握着的国家最高权力，就要给秦王政拿回去，心里好不焦急，便加紧勾结，要先下手为强，策划叛乱，除掉秦王政。秦王政早就有所警惕，暗中提防着他们。临去雍城前，他亲自检阅军队，在咸阳城“耀兵”三日，显示武装力量，命令大将王翦镇守咸阳，嘱咐他遇事要立即火速驰报；又命令大将桓齮领兵三万，屯于岐山，控制险要，与咸阳互为犄角之势。部

署妥当后，他就和昌平君、昌文君等大臣、将领们起驾，向雍城进发。

这天，从咸阳通往雍城的大道上，旌旗耀日，尘土飞扬，千骑万乘簇拥着秦王政疾驰前进。一行人到了雍城郊外的祖庙，拜过了天地祖先，便来到蕲年宫。但见宫内张灯结彩，香烟缭绕，鼓乐喧天；秦王政头戴高高的王冠，身穿皂色的袞服，佩着太阿宝剑，登上了王位宝座，接受群臣的祝贺。乐师奏起了“青阳”之曲，文武百官高呼万岁。吕不韦心怀鬼胎，勉强参加了这次加冕典礼。他冷冷地望着这位精明强干的年轻国君，心里惶恐不安，耳朵嗡嗡直响，想起当年秦昭王铲除魏冉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旧事，额角上不禁沁出豆大的冷汗。

当晚，蕲年宫内灯火辉煌，秦王政大宴群臣。席间，吕不韦假装殷勤，频频向秦王进酒。酒过三巡，吕不韦摆出“仲父”的身分，旁敲侧击地教训秦王政道：

“大王奉天承运，今日加冕亲政，可喜可贺！老臣本想从此解甲归田，扶杖山谷，奈何天下纷纷，世风不古；今欲存亡继绝，复先王之道，老臣实不敢惜此残躯。但愿大王今后为政以德，使天下归仁……”

“哦，难得丞相一片苦心！”秦王政语带双关地说。“对于今后的治国大计，丞相还有何高见？”

“这个，这个，老臣已经写在《吕氏春秋》这部书上了。”吕不韦还是大大咧咧地说。“老臣上秉天意，下观人世，考察古今，采纳儒、道各家之所长，召来三千门客，费了绝大功夫，才写成了这部书，作为治理天下的万世不易的准则……”

“吕丞相，你的《吕氏春秋》，我早经拜读了，实在大开眼界！”秦王政讽刺地说。

“那就好！”吕不韦大言不惭地说。“想当年，齐桓公赖仲父之力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桓公终生不忘仲父之教……”

秦王政明白这几句话的弦外之音，朗声应道：“啊，丞相真是通晓历史！我对于丞相，也是念念不忘！”他突然指指吕不韦身边的一个虚着的席位，向吕不韦问道：“怎么长信侯嫪毐迟迟不来呢？”

“哦？”吕不韦避开秦王政锋利的眼睛，回答道：“听说是太后有急事找他……”接着他站起身拱拱手说：“老臣酒量不胜，先告退了。恕罪，恕罪！”说完，掉转屁股就要溜。

突然，殿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。随后，一个全副披挂的彪形大汉大步跨进宫门，直向大殿奔来。只听得殿下的侍卫高声喊道：

“咸阳军使到！”

大殿上顿时寂然无声，空气肃穆。吕不韦听见咸